

考艺校的学生们

黄蓓佳

她挤在人群中。我的同学注意到了一个坐在台阶上给二胡的弓弦上松香的男孩子，她要我看那男孩的手，她说那手指又长又细，真是好看。她还说，人的手长什么样，很要紧，命好命坏都在手上摆着呢，这是她妈妈告诉她的。她的这番话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因此我记忆深刻。

我们挤到学校小礼堂的窗口，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见考场里的一举一动。我认出一个熟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是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艺辅导的老师。当年他五十来岁——不

也许只有四十出头，那时候我总是把人看得过老。他头大，身子小，走起路来总好像头重脚轻，稍不留神就要摔一个跟头。天冷，他穿着一件老农民模样的黑棉袄，袖口胸前沾着许多污渍，如果有阳光照上去，肯定会闪闪发亮。因为抽烟很凶，他的一口烟牙是焦锅巴的颜色。最有趣的是他的眼睛，小而且短，深深地嵌在两只肿眼窝里，大部分的时间眼皮耷拉着，眼睛就基本看不见了，当地人管这样的眼睛叫“天不亮”。但是偶尔他眼皮一抬，小小的眼睛会“唰”地一亮，精光四射，显得极有内容，叫人肃然起敬。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盘着短短的一双腿，老僧入定一样地坐在考官该坐的椅子上，面前有一份考生花名册，一支用来打分记事的铅笔。他的眼皮依旧耷拉着，每当换一个考生上场，他才把眼皮略微一抬，看清对方模样后，马上又垂下，改用耳朵来听。

一个梳着大辮子的女孩报考声乐，却莫名其妙准备了一段京剧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大概觉得大辮子是李铁梅的标志，不唱样板戏实在对不起这位《红灯记》里的少女英雄。她捏着嗓门，翘起兰花指，走出京剧演员特有的碎步，除了把“二簧”调唱得像山歌小调之外，一切真还像那么回事。但是最后一个甩头亮相的造型动作却出了笑料：表演接近完成，心情过于激动，头甩得有过急过猛了一点，那条油亮乌黑的辮子忽然从中间断为两截，后面的一截凌空飞起，在礼堂上空飞出一段漂亮的弧线，啪地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来不及穿鞋就跳下椅子，惊慌失措地盯住黑蛇一般盘在桌上的半根发辮，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上。

场内场外一片哈哈的笑声，既为那条差强人意的辮子，也为文化馆老师出色的即兴表演。

大辮子女孩羞得无地自容，当场

就呜咽出声，双手捂脸奔出门去。旁边一个男孩跟着追了出去……

接下来的一个考生居然是那个手指修长漂亮的拉二胡的男孩。他长得真是秀气，双眼皮和小巧的鼻子嘴巴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他反复地移动屁股下面那张榫头不牢的方凳，把它摆放得符合自己要求之后才小心地坐下去。然后他琢磨二胡搁在腿面上的位置，朝前移一点，又朝后挪那么半寸。二胡与腿面垂直的角度也颇费了斟酌，直一点不行，斜一点更不好，左右不是个事儿。他还低头去闻琴弓上的松香味，似乎靠嗅觉就能够判断出松香上够够还是不够，琴弓的松紧度是不是正好。

所有的人都隐忍不发，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盯牢了他的每一个动作，有一点点吃惊，也有点点期盼，觉得如此注重细节的一个男孩总应该不同凡响，就像暴风雨到来之前肯定有一段令人窒息的宁静似的。

终于，他细长漂亮的手指搭上琴弦，头发轻轻一甩，嘴巴狠命一抿，脸上满带着破釜沉舟的悲壮，拉出一串吱呀的音符，居然是我们当地的乡村小调《杨柳青》。这曲子简单无比也通俗无比，初学二胡的人不出十天就能够拉得上手，这男孩摆了一天的功架，弄到最后是这等水平！

我和好朋友决定要走，回教室写作业去。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衣着简朴的中年妇女，一手拎一支沉甸甸的乌木二胡，一手紧抓住身边她儿子的手，很辛苦地从门外挤进礼堂。我觉得当妈的亲自带儿子来应考很少，还是应该留下看看。我们就暂时没走。

中年妇女拉着儿子一直往前走，不卑不亢地站在了一排考官面前。也许是被刚才的考生败了兴致吧，几个考官的神态都有点倦怠，头低着，随意地翻着名册上的名字。一个女考官例行公事地要求考生自报姓名，他妈妈赶快替他答了。女考官皱起眉头，说她问的是考生本人，不需要家属作答。她接着又问男孩准备的曲目。还是在礼堂上空飞出一段漂亮的弧线，啪地一声响，不偏不倚地落在文化馆老师的桌上，把垂着眼皮的他惊得一个激灵，来不及穿鞋就跳下椅子，惊慌失措地盯住黑蛇一般盘在桌上的半根发辮，张大的嘴巴半天没有合上。

一言既出，场中一阵轻微的骚动。面朝那母子的一排老师全都抬了头，就连文化馆老师也努力撑开眼皮，不能掩饰他心中的惊讶。

中年妇女询问女考官是不是可以开始。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拉了拉场中那只孤零零的方凳，让她的哑巴儿子坐下，在他头顶轻轻拍了一拍，而后退身到后面的墙角。

那孩子的脸色在一瞬间里有一些羞涩。他笔直地坐着，桃树疙瘩般的大手稳稳地扶住二胡，埋下头去，静默片刻，握弓的右手舒缓地伸展开来。一缕细细的风声从他手下响起，在礼堂上空轻掠而过。风在江边潮湿的土地上飘荡和舞蹈，炊烟般地升起，又如阳光般地洒落。芦苇开始在风中吟哦和歌唱，摇曳了一片碎豆子样的声响。

礼堂里安静得如同无人存在。我发现文化馆老师的眼睛始终是睁开的，眼里的光亮聚集成一点，箭一般尖利。

风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变得狂暴而肆虐，像一群被禁闭许久才放出笼中的猛兽。它们狂蹦乱跳，仰天嘶吼，恣意蹂躏脚下的一切。芦苇温顺地在它们的利爪下弯腰躲闪，以自己的忍让和柔顺来换取生存。比较倔强的枝叶就痛苦地折断了，伤口中流出绿色的汁液，那是一部分芦苇的生命挽救。剩下的族类强忍悲伤，互相抚慰，相倚相靠，告诉自己和同伴要活下去，活下去才能壮大，繁衍，一代接着下一代生生不息。

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个礼堂没有人发出哪怕是一声咳嗽。乐曲结束之后仍然静默了很久，直到哑巴男孩把二胡拎在手里，朝考官们恭敬地行了一个礼，转身去找他的母亲，拉着她默默走出大门，这里那里才响起了春蚕嚼叶般的窃窃私语……

围在门口的我们很自觉地让出一条路，让那母子两个出去。我们的眼睛里满满地都是同情和尊敬。

文化馆老师忽然跟着一双鞋子嗒嗒嗒从礼堂里追出来。他神情复杂地搓着一双手，说不别的东西，只反复表示一个意思：“可惜了，这孩子太可惜了。”

孩子的母亲就淡淡地笑起来，说她带孩子过来不为别的，只想让孩子长长见识，让老师们验证一下他的水平。

文化馆老师在礼堂外站了很久，一直到那对母子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不见。我细心地注意到，他的一对皮囊囊的眼泡非但肿，而且发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那一对红肿的眼睛我始终不能忘记。在我的一生中，艺校的招生考试是很重要的

一次生命体验。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人间烟火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记录

泼水节

(漆画)

乔十光

笔会

抢在葵花成熟之前，沙枣抢先一步丰收了。

我妈在地里干完活，经过果实累累的沙枣林，随手折了一大枝沙枣回家。

她蹲下大把大把的果实抛洒在门前空地上。下一秒钟，所有的鸡全部到齐，吵吵闹闹埋头争抢。

我妈像雷锋一样欣慰